

中國近現代女性
學術叢刊續編玖

綏裝書局

主 编

孙晓梅

第五册

中国近现代女性学术丛刊续编（九）

线装书局



目次

第五册

现代女作家书信选	储菊人编	一九四七年三月	……	一三五
中国解放区的妇女翻身运动	东北日报编	一九四七年三月	……	一九一
维多利亚女王传	(英) Lytton-Strachey 著 卞之琳译	一九四七年三月	……	一九一

储菊人编

现代女作家书信选

正气书局

旺升女科家傳自註

謝葆人錄

五言牛風

女作家書信選

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出版

現代女作家書信選

(全一冊)

(定價

元)

編輯者

儲

菊

人

出版者

正

氣

書

局

發行者

正春

氣明

書書

局店

總經售

正春

氣明

書書

局店

版權所有

現代女作家書信選目錄

愁情一縷付征鴻	黃蘆隱	一
寄燕北故人	黃蘆隱	六
寄給父親	謝冰心	一四
寄給母親	謝冰心	二六
重上征途	謝冰瑩	三三
鵲兒的通信	蘇綠漪	四四
最後的信	陳學昭	七
寄魯迅	許景宋	八二
致蔣光慈	宋若瑜	一六
寄給柳亞子先生	歐 查	一八

現代女作家書信選

愁情一縷付征鴻

黃廬隱

顰：

你想不到我有冒雨到陶然亭的勇氣吧！妙極了，今日的天氣，從黎明一直到黃昏，都是陰森着，沉重的愁雲緊壓着山尖，不由得我的眉峯蹙起——可是在時刻揮汗的酷暑中，忽有這麼彷彿秋涼的一天，多麼使人興奮！汗自然乾了，心頭也不曾燥熱得發跳；簡直是初赦的囚人，四圍頓覺鬆動。

顰！你當然理會得，關於我的僻性，我是喜歡暗淡的光線，和模糊的輪廓，我喜歡遠樹籠烟的畫境，我喜歡晨光熹微中的一切，天地間的美，都在這不可捉摸的前途裏，所以我最喜歡『笑而不答，心自閒』的微妙人生，雨絲若龍霧的天氣，要比麗日當空時玄妙得多呢！

今日我的工作，比任何一天都多，成績都好，當我坐在公事房的案前，翠碧的樹影，橫映於窗間，淅淅的雨滴聲，如古琴的幽韻，我寫完了一篇溫妮的故事，心神一直浸在冷爽的雨境裏。

雨絲一陣緊，一陣稀，一直落到黃昏，忽在疊雲堆裏，露出一線淡薄的斜陽，照在一切沐浴後的景物上，真的，翠比美女的秋波還要清麗動憐，我真不知怎樣形容才恰如其分，但我相信你總領會得，是不是！

這時君素忽來約我到陶然亭去，翠！你當然深切的記得陶然亭的景物——萬頃蘆田，翠葦已有人高，我們下了車，慢慢踏着濕潤的土道走着，從葦隙裏已看見白玉石牌矗立，呵！翠！我的靈海顫動了，我想到千里外的你，更想到隔絕人天的涵和辛，我悲鬱的長歎，使君素詫異，或者也許有些惘然了。他悄悄對我望着，而且他不讓我多在辛的墓旁停留，真催得我緊，我只得跟着他走了，上了一個小土坡，那便是鸚鵡冢，我蹲在地，下，細細辨認鸚鵡曲，翠！我總明白北京城我的殘痕最多，這陶然亭，更深深的埋葬着不朽的殘痕五六年的一個秋晨吧，蓼花開得正好，梧桐還不曾結子，可是翠葦比現在還

要高，我們在這裏履行最淒涼的別宴，自然沒有很豐盛的筵席，並且除了我和涵也更沒有第三人，我們帶來一瓶血色的葡萄酒和一包五香牛肉乾，還有幾個辛酸的梅子，我們來到鸚鵡家傍，把東西放下，搬了兩塊白石，權且坐下，涵將酒瓶打開，我用小玉杯倒了滿滿的一盞，鸚鵡家前虔誠的禮祝後，就把那一盞酒竟灑在鸚鵡家傍，這也許沒有什麼意義，但到如今這印像兀自深印心頭呢！

我祭奠鸚鵡以後，涵似乎得了一種暗示，他握着我的手說：「音！我們的別宴不太淒涼嗎？」我自然明白他言外之意，但是我不願這迷信是有徵實的可能，我嚥住淒意笑道：「我鬧着玩呢，你別管那些，咱們喝酒吧，你不是說在你離開我之先，要在我面前一醉嗎？好，涵你儘量的喝吧！」他果然拿起杯子，連連喝了幾杯，他的量最淺，不過三四杯的葡萄酒，他已經醉了；——兩頰紅潤得如黃昏時的晚霞，他閉眼斜臥在草地上，我坐在他的身旁，把剩下大半瓶的酒完全喝了；我由不得想到涵明天就要走了，離別是什麼滋味？不孤另如沙漠中的旅人嗎？無人對我的悲歡注意，無人為我的不眠噓唏！我顫抖，我失却一切矜持的力，我悄悄的垂淚，涵睜開眼對我怔視，彷彿要對我剖白什麼

似的，但他始終未哼出一個字，他用手帕緊緊握住臉，隱隱透出啜泣之聲，這曠野荒郊充滿了幽厲之淒音。

顰！悲劇中的一角之造成，真有些自甘陷溺之愚蠢，但自古到今，有幾個能自拔？這就是天地缺陷的唯一原因吧！

我在鸚鵡家傍眷懷往事，心痕暴裂。顰！我相信如果你在跟前，我必致放聲痛哭，不過除了在你面前，我不願向人流淚，況且君素又催我走，結果我嚙下將要崩瀉的淚液，我們繞過了蘆隄，沿着土路走到羣家時，細雨又輕輕飄落，我冒雨在晚風中悲噓，顰！我實在覺得羨慕你，辛的死，為你遺留下整個的愛，使你常在憧憬的愛園中躑躅，那滿地都開着紫羅蘭地花，常有愛神出沒其中，永遠是聖潔的，我的遭遇，雖有些像你，但是比你差多了，我不能將涵的骨殖，葬埋在我所願他葬埋的地方，他的心也許是我的，但除了這不可捉摸的心以外，一切都受了牽掣，我不能像你般替他樹碑，也不能像你般，將寂寞的心淚，時時澆灑在他的墓土呵！顰！我真覺得自己可憐！我每次想痛哭，但是沒有地方讓我恣意的痛哭，你自然記得，我屢次想伴你到陶然亭去，你總是搖頭說：『你

『不用去！』『你憐惜我的心，我何嘗不知道，因此我除了那一次醉後痛快的哭過，到如今我一直抑積着悲淚，我不敢讓我的淚泉溢出。』『你想這不太難堪嗎？』世界上的悲情，孰有過於要哭而不敢哭的呢？你雖是憐惜我，但你也曾想到這憐惜的結果嗎？

我也知道，殘情是應當將牠深深的埋葬，可恨我是過分的懦弱，眉目間雖時時含有英氣，可濟什麼事呢？風吹草動，一點禁不住撩撥呵！

雨絲越來越緊，君素急要回去，我也知道在這裏守着也無味；跟着他離開陶然亭，車子走了不遠，我又回頭前望，只見叢蘆翠碧，雨霧濛濛，一切漸漸模糊了。

到家以後，大雨滂沱，君素也不能回去，我們坐在書房裏，君素在案上寫字，我悄悄坐在沙發上沉思。『你呵！我們相隔千里，我固然不知道你那時在作什麼，可是我想你的心魂，日夜縈繞着陶然亭旁的孤墓呢！人間是空虛的，我們這種擺脫不開，聰明人未免要笑我們多餘。』有時我自己也覺得似乎多餘，然而只有你明白，這綿綿不盡的哀愁，在我們有生之日，無論如何，是不能掃盡拋開的呵！

我往往想作英雄，——但此念越強，我的哀愁越深，爲人類流同情的淚，固然比較

一切偉大，不過對於自身的傷痕，不知撫摸憫惜的人，也絕對不是英雄。我們將來也許能作到英雄，不過除非是由辛和涵給我們的悲愁中掙扎起來，我們絕不會有受過陶鍊的熱情，在我們深邃的心田中蒸勃呢！

我知道你近來心緒不好，本不應再把這些近乎撩撥的話對你訴說，然而我不說，便如梗在喉，並且我癡心希望，說了後可以減少彼此的深鬱的煩紆，所以這一縷愁情，終付征鴻，囑呵！請你恕我吧！

雲音七月十五日寫於灰城。

寄燕北故人

黃廬隱

親愛的朋友們：

在你們閃爍的靈光裏，大約還有些我的影子吧！但我們不見已經四年了，以我的測度你們一定不同從前了，——至少梅姊給我的印影——夕陽下一個倚新墳而凝淚的梅姊，比起那衰草寒烟的梅窟，吃鷄蛋煎菊花時的豪情逸興要兩樣了。至於軒姊呢，聽說愁病交纏，近來更是人比黃花瘦，那麼中央公園裏，慢步低吟的幽趣，怕又被病

魔銷盡了！呵！現在想到雋妹，更使我心驚！我記得我離開燕京的時候，她還睡在醫院裏，後來雖常常由信裏知道她的病終久痊癒了，並且她又生了兩個小孩子，但是她活潑的精神，和天真的情態，不會因為病後改變了嗎？噫！不過四年短促的歲月中，便有這許多變遷了，誰還敢打開既往的生活史看，誰敢向那未來的生活上推想！

我自從去年自己害了一場大病，接着又遭人生的大不幸，終日只是被暗愁鎖着，無論怎樣的環境，都是我滋感之菌，——清風明月，苦雨寒窗，我都曾對之泣淚泛瀾。去年我不是告訴你們：我伴送涵靈柩回鄉嗎？那時我滿想將我的未來命運，整個的埋沒於僻塞的故鄉，權當歸真的墟墓吧！但是當我所乘的輪船才到故鄉的海岸時，已經給我一個可怕的暗示——一片寒光，深籠碧水，四顧不禁毛髮為之悚慄，滿不是我意想中足以和暖我戰懼靈魂的故鄉；及至上了岸，就見家人約了許多道士，在一張四方木棹上，滿插着招魂幡旂，迎冷風而飄揚。只見涵的衰年老父，搵淚長號，和那招魂的鑼鉦繁響爭激。唉！馬江水碧，鼓嶺雲高，渺渺幽冥，究竟何處招魂！徒使劫餘的我，肝腸俱斷。到家門時，更是淒冷鬼境，非復人間。唉！那高舉的喪幡，沈沈的白幔，正同五年前我奔母親

喪時的一樣刺心傷神。——不過幾年之間，我却兩度受造物者的宰割。淚雨打風催，更經得幾番磨折！——再加着故鄉中的俚俗困人，我究竟不過住了半年，又離開故鄉了。

——正是誰念客身輕似葉，千里飄零！

去年承你們的感情約我北去，更續舊游；只恨我胆怯，始終不敢應諾。按說北京是我第二故鄉，我七八歲的時候，就和牠相親相近，直到我離開牠，其間差不多十八九年。牠使我發生對牠的好感，實遠勝我發源地的故鄉。我到北京去，自然是很妥當而適意的了；不過你們應當知道，我為什麼不敢去？東交民巷的皎月馨風，萬牲園的幽廊斜碑，中央公園的薄霜淡霧，都深深的鏤刻着我和涵的往事前塵！我怎麼敢去？怎麼忍去！朋友們！你們千里外的故人，原是不中用的呢！不過也不必因此失望，因為近來我似乎又找到新生路了。只要我的靈魂出了牢獄，我便可和你們相見了！

我這一次重到上海，得到一個出我意料外的寂靜的環境，讀書作稿，都用不着等待更深夜靜。確是蓼莪繞宅，梧桐當戶，荒墳蔓草，白楊晚鴉，而牠們蕭然的長嘆，或冷漠，都給我以莫大的安慰。並且啓示我，為俗慮所掩遮的靈光——雖只是很淡薄的靈光，